

合浦当代几位文化名人

■ 陈继礼

合浦地处北部湾畔，沿海地区是万千米海潮的冲积平原，所以地貌平坦，纵目四周，一马平川。但“合浦”一地自秦、汉以来，屡屡见诸史册，近年来又迭次出土种种文物，这更是佐证它蕴含着颇多值得我们后人寻索的诸多领域的文化遗存。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合浦人，又素有访幽探微的癖好，特仅就近年来披寻所得，撷取一二，供诸同仁参考。

在学术文化方面，70多年前（1933年9月），合浦乾体八字山村人林朱赞（字赏亭）刊行了一本叫《字山草堂文稿》。此书是合浦士林“前无古人”的第一本正式结集问世的著作。他原是“以渔人子，幼而孤苦伶仃，既乏凭藉，又无渊源”，但竟能在一片文盲群中戛戛独造，“能奋著诗书以著述”，成就了这部囊括经说、史说、诸子、学术、时务、杂著、诗词等诸领域的十卷本巨著。今天我们捧读该书，能窥见100年前当时合浦乃至全省（广东）各地的人文环境和生态情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氏是构筑这座功德无量的殿堂的建筑师。作者生前，只以遗篇存世。歿后15年，其子丹唯恐其作品飘零散佚，“勉力付印”，致使它们在其身后得以流播。我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第一次见到该书是林朱丹先生持赠家父冠楷的原本，大32开长幅，深蓝书面，线装，封面、封里均有2页白仙纸附衬，古朴典雅。封面由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题签，序由乡贤钟喜赓（曾就读北京大学）转请北大教授、著名国学大家林损等撰写，足见当时学林对该著作之重视。但今天了解此书的人，兴许不多了，知林氏的谅也杳然。

岑麒祥（1903-1990），合浦县廉州镇人。1928年毕业于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前身），同年赴法留学，师从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梅耶、柯思、傅舍等。1933年获法国国家文科硕士和语言学高等文凭。1949年前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语言系教授、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出版了数十种论著，其编著的《语言学史概要》（195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更是我国语言学科的开山之作。他与王力等并称为“中国四大语言学家”，蜚声国内外，深受盛誉。王力在他的故乡博白早为梓人推崇备至，学子以出自“王力中学”为荣耀，在北海乃至广西，亦好名琅琅。反观岑氏声名却寂寂无闻，乡人中知之者真的“微乎其微，几近空白”。

罗忼烈，1917年出生，合浦总江口人，是一位非常值得我辈探寻的“高山”人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在一本叫《海天新潮》（中大合浦同乡学子办，校长金曾澄题刊名）的期刊中读到他的几首诗词（如“亦有霎时归梦不知愁”）开始，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不甘落后憩地“跟踪追寻”，直到不久前，承苏义中师引荐，才得以直接拜领教益。前些年他从香港大学中文系（孙中山先生念的西医学校，即港大医学院）教授、香港大学院士席上退休前，已出版了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如《两小山斋乐府》，在香港及海外等地区公开出版发行，好评如潮。笔者幸蒙重赠，掷下珍存。捧读罗教授尊著，既为其印刷的雅典精湛而欣喜不已，更为其内涵的高深而倾倒仰止。虽不敢说它们字字珠玑，此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显而易见，首首都是著者匠心淬炼精制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学有成就的乡籍香港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任候敏泽先生在为他的书作序时竟如是说：“罗氏忼烈之名，于大地一般读者中知之者或少，在学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界，则无人不知，盖罗子于词曲研究，早已名播九域，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但海

内外学人知罗子为词曲研究大家之盛名者众，知罗子在其他领域之造诣者又寡。”读来真使人殊感惜哉。就连咱乡人自己也不知有这么一座“文化高山”，怎不令人唏嘘难释！

比起林、岑、罗诸前贤、学人，目前仍在高位的著名作家陈建功更是应该引起我辈关注的人物。但恕我做个不确切估计，在咱们一群人中，恐怕能闻其名又知其人的，在文化圈子也只有“一小撮”同道者。其实，他不单是广西籍文化战线一位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也是在国内外都有着极为出色的创作实绩的具备良好影响的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很少人知他原是合浦籍人，六七岁才离开本土，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所创作的《京西有个骚达子》《飘逝的花头巾》等，被编成电视连续剧后，风行全国。1992年2月28日，“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新加坡召开，有40余位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以及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作家欢聚于此。陈建功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参加了研讨会。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报道：“由著名京派作家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以及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江宝钗联合主讲。”该报还特别刊载了陈建功的照片及其主讲的“爱惜自然万物”一文的内容摘要，反应良好。我收到应邀参加该盛会的贵宾、美籍红学大师周策纵转寄的这份会刊，也特地转寄给了陈建功。

此外，如白原，也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位新闻战线的“高山”。他是合浦南康人，是个“老延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高级记者、《诗刊》副主编，有专著近10种。《长路烟云》是他从1938年步行到延安投奔革命至2001年5月8日谢世前的那条长长的战士与诗人的真实道途记录，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他曾亲耳聆听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逝世当天，曾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解放日报》、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过的白原同志曾发文回忆（《长路烟云》468页）。可是，这些在我们学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合浦文化领域座座“高山”的辉煌身影啊！

其实，在“高山文化”之外，也有军政方面的“高山”，如陈铭枢。毫不夸大地说，他是集军事、政治、艺术于一身的天才，在全国来看，这位“一二·八”抗日英雄，就是当年威震敌胆、扬名海内外的一座“大山”。笔者曾于5年前随北海市新闻扶贫行动专程访问过他的故居，亲眼看了他那“寂寞的废墟”（谢灵洁注），特地写了一篇《访曲樟，怀名将》（1996年6月7日《北海日报》刊登），寄托我对英雄将领的仰念之情。有感于我们对他的宣传做得实在太少了，所以在文末笔者情不自禁地缀入郁达夫《怀鲁迅》文中那句名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回想这些年我们对合浦诸“高山”所做的工作，看到记者张兴勉与通讯员陈青春的文章《整合人文资源，促进北海发展——兼谈“名人效应”与曲樟旅游品牌的开发》，感觉情真意切，甚得我心。一种久埋心底的情愫又被撞击得蹦跳起来，连夜思潮澎湃，难以入眠，所以立即运笔，直抒胸臆。此刻笔者心中依然时时回响郁达夫的那句名言，故而深切希望读者诸君能实实在在地到合浦诸“高山”“大山”中畅游一番，去探寻他们、贴近他们、学习他们、崇仰他们吧，他们定会使你感悟一些新的人生理念的。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使我们看到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希望。同月13日，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的谈心，更具体地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

向。“无论是实现科学发展，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我们要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就昭示着我国知识分子都将报国有门。作为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北海市文化同仁，自应抖擞精神，继承前贤、俊才们的奋进足迹，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研究领域，共同为促进和发展我市的文化事业竭尽绵薄之力。

（作者系工商银行北海市分行原副行长，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会员）